



史發揮

卷第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 禹治黑翁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妄

路史發揮卷第二



共和辨

廬陵

羅

泌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

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

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

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

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

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

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妄

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萊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予聞厲王宣就封于濟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

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

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道遙共山

之首宣王乃立魯連子云昔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

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即其人也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

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復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于宗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即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

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

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无君

和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尔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道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

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

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却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興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

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

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道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

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

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問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

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尔若曰周召共和吾

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烝民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

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
 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即王位
 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
 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
 正此類詳炎帝紀下
 篡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
 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
 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
 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
 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
 陽子之也和之非實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

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帝共和之不

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輪伊尹之意尔見
 備而知後世之有徇觀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
 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
 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於後常蹈正
 者率致其畧而於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
 騫之速使衛霍之塵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
 呂武群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父之姦回卓布巢
 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奔不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
 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於騁辭而不知
 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於溺
 入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蕪濟夷夏之事關于
 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所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
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
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
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
人民之失其所一蠱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遇
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
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
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歎嗟乎私於已
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異厥

哉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
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
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之既滌九澤之既陂
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濫乎中
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
于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
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
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
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

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
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於合黎而納
餘波於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
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
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於不安之域
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
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
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
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殺其私者無時不
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饒而丹溪流一怒而赤

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仁而以天下
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瑒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
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
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
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
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
魏類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
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
五里使其水東決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
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鄰爲壑者

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板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昔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墮高堙堦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卽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囚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麩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麩爲牲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饑羅綺人

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君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

為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
為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
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
鬼神金石沙礫人吐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
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
動於貌眼矐有酒食鐙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
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介翼奉之言人氣
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為
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為之雨春秋之世

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
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
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
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蝻螟蜚蠊麋
蜂鳩鷓日食星隕星孛木冰無水不雨雨雹霖震山
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
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
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
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
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

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音之
 滿琰盆坳所貯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
 為不誣矣况復後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
 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成世常有
 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
 而王充以為論說之家雨穀為凶在昔史皇作書固
 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燕丹留秦
 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之八年雨
 黍于齊而梁鯨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禩玄稷降
 于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

米矣

雨米見夷堅志

奚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

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飢

饑雨穀三日秦魏地雨穀二千頃其指王時金陵雨

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深黑如稗

實或疑夷狄間所生弃而不食疾風飄之墜于中國

故封荼語趙簡子曰翟雨穀三日蚩風所飄也雨血

三日鷲鳥擊于上也然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一

變不窮固有非飄至者

矣如蝨

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

明年楚滅江雨蝨之說或以為飛而雨濡之

或不為害自上而墜或以為飛蠱之合如雨之多又

或以為雨之變四者儒之鑿也自上而下曰雨此自

空降異之大如魚

漢成鴻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長

者所以書如鰕

廣中邕容道常

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啓如鰕蛤

有隨雨至謂之

天鰕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贏蟹

同龍科斗鱉占

蓋亦有海中攝至者見番禺記贏蟹

上龍鱉屬鱉云

雨鼈灰

紂未年六韜云紂時雨肉血灰石沙

沙簡文

大寶元年雨黃沙侯塵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景亂唐以徠更多有塵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紂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毫又古今注元鳳三年伏

候占元朔四年昭帝始元元年二年魏景明四年梁

大同元年周太象二年涼州隋開皇二年京師皆有

此變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宣武

金夏禹秦穆時皆雨于櫟陽又成王時雨咸陽襄王

廣州內記云天雨金鐵是謂刑餘人君碧惠成七年

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兵起于朝

紀金述異記咸陽雨金河間雨金故名鐵此亦有然

年收為刃劍極飴利見王會圖嘗問使者隱而不答

蓋地產因暴雨淙出精利余賈耽云國出好鐵日迦

沙輪突厥刀劍法苑珠林言阿脩羅雨兵仗此蓋妄

茲實也

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演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灰

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錢述異記王莽時宮中雨

五銖錢至石紂末年雨石皆大如蜚按魯僖公十六

地為龜年雷子宋五左氏以為星漢自惠盡平

凡十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末徽八貫于馮

翊者十八皆耀甘氏云雨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大

戰華銀內記云天雨水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白隋
 開皇六雨于京如馬尾至三尺唐神農二年四月雨
 于鄭○熙寧戊申王得臣為巴陵忽雨白毛長二三
 尺焚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雨毛賢人逃漢志天
 漢三大雨白鼈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貪
 大率多為兵役膏內記云天雨膏師敗雨肉將易君
 血晉傳云倭人祿功臣戮天雨血故紂世雨血末康
 元年三月雨于尉氏有赤如牛唐武德初突厥雨
 之三日此與三苗亂時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赤雪
 晉雜事云二頃血之類又貞元二十一年京師雨之又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霜晝下雨血于太原易曰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不出三年
 无其宗人故帝膳法苑云護世城雨肉恒晉愍帝及漢
 王不可以興獄膳美膳世亦宜有肉紂滅年及漢
 魏世鄴地墜肉其大數丈數爵錫內記雨爵錫為飢
 自吳連村邑始聞有哭聲爵錫荒狀如甘露而黃
 絲絮內記雨絲綿績宋大明帛錄絲絮在廣陵元嘉
 七年七月天雨絳羅於庭紛紛皆七八寸如綫經宿暴死杵
 氣後

曰黼黻占鏡云雨杵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董氏

謂聖人在上群龍為之朝臣按靈臺秘苑去王者失
 道下將畔去則星畔天而損以見其象將有兵凶則

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為飛蟲將大兵則墜為金
 鐵將水則墜為土土亡有兵則墜為草木兵起土亡

則墜為沙有大喪則為龍又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
 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宮中雨蒼鹿魏世河間雨小

見九或亦甚者至有土山武后時慶山水牌京房云
 云風所飄

疫桀末年水生于朝梁鯨王十二年齊地雨水廣者
 六尺漢相時京師雨水張駿二年二月雨水片如鱗

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
 下邳雨湯殺鳥獸

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
 歐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趙乎其下

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

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涖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諦覆而後仆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於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於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與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

中國天下之士

擯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摛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闔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比地獄無稽之說剗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余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

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爲神農造琴蓋修之也揚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

鼈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上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爲君小絃爲臣而六七兩絃寔爲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爲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

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

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

英乃舜女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稱

三謂梳起於赫胥氏蠶始於蠶叢氏蓋以胥梳聲同而蠶蠶也因妄

言之二事若掀子胥之鬢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

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鬣長鬚為奪朱之以二絃為

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

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鄭氏以

本為失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

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

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樂度從可知矣茲予

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惡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

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

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

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為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

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為師且以為西伯昌囚美里尚

隱滋泉其臣闕天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
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羨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
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
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何邪其出處之
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
憚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
湯然後合呂尚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
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
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
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弃黎老而文王思

皇多士欲盡得天下並人材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才亦
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䟽附有先後而又
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
公而猶伏牛漁者邪且太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
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
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坯而遁而
又奚以師爲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
不知決擇者也且既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
所相與見西伯于羨里其相縊乃如此且君奭之言
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闕天若泰顛

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比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介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維師謀乃以爲號師尚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

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韜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介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箸於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譎說之是徇邪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

以爲罟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條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忤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亦陳以釣道豈世

俗所謂漁哉亦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何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

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
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
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
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
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畋且卜
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
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
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
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
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
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
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衿而屢歎歎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
二子它曰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
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爲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
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
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賁賁之弟也賁賁既奔靈

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姬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叔齊爲父之所

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賁賁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媿媿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賁輒父子之爭蘇輒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

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
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譙矣是非隱奧也孰有求賜高
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
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
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
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
容輿輦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
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
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箴而
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當立邪賈贖欲入

爲輒者擊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
賈贖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成必書以罪輒也
聖人豈爲輒哉奈何讓讓徒知輒知受遜于郢夫亦
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賈贖之出先君未嘗絕
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
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
劉愷丁鴻鄧處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
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
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
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

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遂悔而怨者惟于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曹奚不怨輒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爲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於未_一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畧萬乘於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淮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_一而

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爲萬世君人者之戒余雖然予不敢以爲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

以三歸反坫山濠藻枕之事累大德尔至稱齊桓之
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功而至以
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
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
夫匹婦之爲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
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
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
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
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
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

天地之間以爲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
者也而伊尹以爲吾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得其
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猶人
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
大義惟君臣尔今以君爲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
賊子將群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
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
則廢人猶伯夷則逆天於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
羞汚君援而止之而止固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幸
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於定哀之間而不去曰

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于首陽之下人
到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
於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爲
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爲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
在所攷矣雖然柳惠之行近於降志而辱身藉使其
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
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爲其大
哉吾見秦漢而下篡敎之等每爲也果於秦漢之前
則誠軻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爲聖矣至
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三子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

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 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
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
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 吾之言則夫子之意無矣
固不可黑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
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昞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
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
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
刀而割臧貨而集利曰不爲屠賈吾不信也尹爲厲

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比道余或曰尹之得
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呪疾者
語人曰吾能易尔腸胃更尔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
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
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
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
於天下一旅人尔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
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
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
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臣君不及堯舜夫堯

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
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已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
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違也第君臣之義爲
弗順尔且以世之亂臣賊子奔不懿裕之徒盜國柄
者曷嘗不假尹以餬口兹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
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
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
陰尔盖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父母之養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
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

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
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
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
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
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
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
復自用而不可以順道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
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廣排之心謂之放
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也非廢也惟三祀十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自起復之例亦非

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群
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
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
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
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
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
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
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
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甚備也嘗
試卽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

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尔雖然尹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即天必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

吾之望以自弃於不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于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聖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於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今天殺人者殊欺君者

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於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於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剝以爲門故相任實爲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窠之

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余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公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

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乎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滂持丹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黷炭凝脂割鼻館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僊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天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

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日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
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表墜焉於是百
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
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
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
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
所以相若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
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
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質使之邪此其必不
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

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有傳也久傳久而
詭偽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殺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
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
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
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鼓陽化
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
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
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
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

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
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
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
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爲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
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
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
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慕羨者其左右狡詐希寵
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少
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

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傳若存若亡大
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恐大圓之
上峽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
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
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跋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
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
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
決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
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
從而引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

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鑿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多辰州圖經云陞石窠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一日七村編明戶起居飲類省民但左任二口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四曰侏僚雜曰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七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於廟五日祠以牛豕酒饗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於廟五日祠以牛豕酒饗

也云容萬人循俗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之妄。樣當用卷

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虺犬子豹奴虎狔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擇迦者鳥有曰鵠鵠曰鵠離者一身之間自為牝牡半迦者釋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為女者皆偏氣所孕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

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為雁介至郭璞張華千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豸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二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彼

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无姓可也伯益為百虫將軍玄女立五車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狄古无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

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

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具宋書志等槃瓠者

特獬豸之轉介犬尾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

是為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

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七月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為景紀

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

則以為為惠遠點頭見石東僂則以為為秦皇赴海

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

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
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